

一位扶贫干部再也没有回复的朋友圈

“扶贫干部的朋友圈通常比较活跃。他们积极分享地方发展成果，抛出现实问题寻求帮助，关注各种惠民新政。那些刷屏的信息背后，是他们火热的为民之心。但如果有一天，一位扶贫干部的朋友圈突然沉默……”

本报记者杜锦、田建川

“各位亲朋好友、领导同事及同学们，当你们看到这条朋友圈时，我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扶贫干部冯永成最后的告别。地点显示为广东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布人是他的妻子。他的生命定格在2019年10月8日，43岁。泪奔、心痛……很多亲人、朋友、同事以及他帮助过的人，在留言中写下了不舍与敬重。然而，他们再也收不到回复。

现实版《白昼流星》

10年前，父母突然失踪，4岁的青青和大她两岁的哥哥成了孤儿。冯永成“闯入”他们的生活。2016年5月，冯永成和村干部一起入户调查，当时，兄妹俩和奶奶一起住在泥砖房里。见到陌生人造访，他们马上躲在奶奶身后。当时的场景刺痛了冯永成。他和村干部现场就想做点什么，以便帮到两个孩子。“你们回去吧！”兄妹俩表现出来的却是认生和抵触。连续吃了几个闭门羹后，冯永成第4次上门。青青回忆说，当时她和哥哥面黄肌瘦，目光呆滞，冯伯伯觉得他们可能病了，提出开车带他们去镇医院检查。兄妹俩同意了。



▲冯永成（右一）生前在创办的“菜篮子”基地干农活。受访者供图

“在等待看病的时候，我抱住兄妹俩，他们终于开口笑了。”冯永成生前接受本地媒体采访时说道。就这样，冯永成往两个孩子家跑得更勤了。青青到了换牙的年龄，怕疼，不敢去医院。一个晌午，土黄色的墙根印着明亮的阳光。“我歪着头，冯伯伯轻轻揉着我的牙齿。那一刻，他好像我的爸爸。”青青说。青青很懂事，她的哥哥希希却让“冯爸爸”很操心。男孩性格孤僻、叛逆，经常逃学，还有点小偷小摸，经常泡网吧。邻居都有些不喜欢这个“问题少年”。冯永成没有放弃这个孩子。他在隔壁村开辟了一个扶贫种植基地，驻村期间自己就住在基地旁的板房里。他把希希带到身边一起生活，同吃同住半年，还带着他一起参与劳动。如此情节，像极了今年国庆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那个《白昼流星》的故事。

时不时地，仰望着漫天星空，两人就在田间地头谈起心来。寒来暑往，希希渐渐改掉了坏习惯。今年初，16岁的希希来到县城，已开始打工养家。“考虑到他年纪还小，过早弃学将会遗憾一生，我帮他成功报名了肇庆技师学院，我非常开心。”今年5月，冯永成写下了这段话。不想两个月后，他被查出已罹患肝癌。住院期间，他还不忘拜托扶贫工作队的队友黎福江为希希办理了入学手续。3年后，这个曾经的问题少年，可能成为一名紧俏的技工。冯永成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然而，这个“闯入”他们生活的陌生人，在成了亲人后，又轻轻地走了。

“脱贫不能只脱一时，要脱一辈子”

身着浅粉色护士服，头戴长方形护士帽的覃大妹、覃小妹，在肇庆市复退军人医院工作已有3个月。今年7月，她们从广宁县卫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考取了护士执业资格证。3年前，初中毕业后，这对姐妹因为家里经济困难，父亲患有残疾，不得已告别校园，开始帮工挣钱。得知两姐妹其实还想读书后，冯永成登门找了她们的父亲覃福兴，劝说他同意两个女儿继续上学。开学那天，冯永成开车送两姐妹去学校。上学期间，他每个月打两次电话，了解姐妹俩的学业和生活。“没有冯书记和扶贫工作队，我们就不会再读书，就没有今天的我们。”覃大妹说。今年5月，俩姐妹在村里最后一次见到冯永成。“他还鼓励我们‘护考’要一次考过。我们本想试用期一结束就去看他，没想到……”覃大妹跟记者说起时，不禁落泪，“上学帮助我改变了人生轨迹，希望我的所学也能帮助更多人。”

“冯书记是好人”

如今，冯永成工作过的5个贫困村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镇武村建起独具岭南特色的民居，青墙黛瓦错落有致，大片水田生机盎然，成为肇庆建设新农村五个示范样板村之一；大岗等4个村共有183户540名贫困群众达到“标准”脱贫，每个村的脱贫率均在85%以上，整村脱贫已在眼前。出生在广宁县古水镇良仔村的冯永成，大学毕业后成为当地一名镇干部，2003年成为县委基层办的扶贫干部，从此在扶贫岗位上干了许多年。2016年，已在肇庆市自然资源局任职的他，响应精准扶贫号召，开始了驻村扶贫。

在16年的扶贫工作中，冯永成多次荣获各种表彰，先后被评为“优秀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脱贫攻坚突出贡献扶贫干部”“广东省百名优秀村党组织第一书记”。不止有奖杯，冯永成在脱贫攻坚中的用心、用情、用力，还在群众中赢得了口碑。冯永成的妻子是一名自来水抄表工，在他住院期间无法做到时刻陪护，而且还有上初中的儿子需要照顾。70岁的镇武村村民梁秋英得知情况后，主动来医院帮忙照顾了一个多月。冯永成腹腔积水，疼痛难忍时，梁秋英就在一旁给他揉肚子，就像年迈的母亲守护着遭受磨难的孩子。梁秋英的大儿子李瑞平因残疾十多年，又有5个孩子要读书，是村里的贫中之贫。3年前，一家七口还挤在歪斜、破旧的土坯房里。冯永成一驻村，就帮助李瑞平争取了8万多元的建房补贴款，李瑞平一家终于建起了新屋，告别了危房。驻村工作队帮助村里办起了扶贫农场，梁秋英得以在家门口找到一份月收入3000元的工作。去年，李瑞平家成功脱贫。“冯书记是好人，他需要人帮助，我应该去。”梁秋英来来回回重复这一句。10月8日，下午5点32分，冯永成的微信好友们，看到了一条从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出的微信朋友圈：“各位亲朋好友、领导同事及同学们，当你们看到这条朋友圈时，我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心及帮助，虽然人间有爱，但疾病无情，我已无法战胜恶疾，不能在扶贫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帮助更多的人。愿大家一切安好！”（文中未成年人均化名）

扫描二维码
视频，了解更多冯永成的故事。



光通信开拓者杨恩泽：恩济天下，师泽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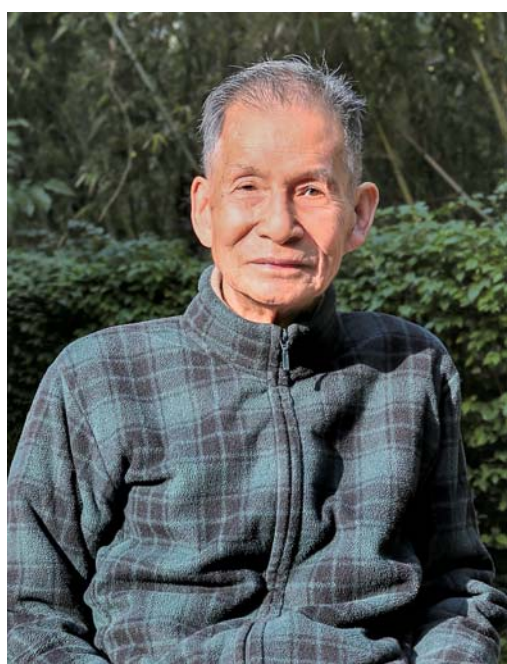
10月20日，是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杨恩泽教授的百岁寿辰，儿子杨石曾和父亲约好，在实验室里过百岁寿辰，和奋斗一生的实验室道别，享受没有工作的生活。但“也许你太爱你的实验室，这一次你没守约，而是去了天堂，继续你钟爱的事业”

本报记者张宇琪、宋瑞、黄江林

天津大学一间教学办公室里，光纤通信相关的中英文书籍、学生论文依旧摆放得整整齐齐，学生们却再也看不到那位期颐之年仍在科学前沿攀登的老教授。在大学不远处的一间旧公寓里，已用了半世纪之久的老家具还在，衣柜里还挂着领口磨损的衬衣，儿子杨石却等不到如往日一样结束完教学工作回家的老父亲。在几千里外广东省饶平县一所小学里，捐助落成的科学楼配上了新的教学设备，校园里依旧书声琅琅，孩子们却再也看不到为他们插上科学翅膀的老爷爷。作为我国光通信领域开拓者，百岁教授杨恩泽这一生，科研教学孜孜不倦，桃李芬芳，捐资助学源源不断，泽被桑梓。

科研是生活之乐趣

10月20日，是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恩泽教授的百岁寿辰。杨石像往年一样，准备了蛋糕和鲜花，可是，寿星却已不在这里。10月9日，杨恩泽先生与世长辞，走完了他朴实而又平凡的百岁人生。杨石曾和父亲约好，在实验室里过百岁寿辰，和奋斗一生的实验室道别，享受没有工作的生活。“也许你太爱你的实验室，这一次你没守约，而是去了天堂，继续你钟爱的事业。”10月20



▲杨恩泽教授。图片由杨石提供

日，杨石写下这样一段话。杨恩泽退休后，仍选择留在天津大学，做实验，搞科研。年近期颐，他仍在科研教学第一线，配合课题组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研究。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王成山回忆说，在人工智能的概念还未火之时，杨先生就来到了他的办公室，直接说明来意，建议他向学校呼吁大力建设人工智能学院。“当时这个想法很超前，结果转年AlphaGo人工智能机器人就引发了全球关注，学校也着眼于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学院建设。”王成山说。“先生对科研大趋势的把握有独特的眼光。”在杨恩泽的建议下，学院近几年来都会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郭贺铨教授来做讲座。“先生每次都会全程听完几个小时的报告，并在会后抛出几个尖锐问题与师生共同探讨。他一直关注着前沿技术的发展。”王成山说。对杨恩泽来说，科学研究是生活之日常，也是生活之乐趣。去世前几日，他依旧如同过往数十年一般，于清晨薄雾中踏上办公室的路。在天津大学这些年，他主持并完成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攻关项目及科研课题，主编了《光纤数字通信接收机》，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十余篇论文。

杨石念及父亲年事已高，曾想将父亲留在深圳家中赡养，可无奈的是，“父亲在家中总爱打瞌睡，提不起精神。”杨石说，最后还是让父亲回到了他热爱的学校。从教70余载，学生把杨恩泽当作事业的导师、人生的楷模，而他则把培养学生看作与完成科研课题一样，“是自己回报党和人民的成果”。天津大学自动化学院光纤通信实验室负责人于晋龙教授1994年进入天津大学读研究生时，师从杨恩泽老先生。在他的眼里，老先生是“君子之师”，“他严于律己，自己要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君子，他也教自己的学生们，要做君子，知学明礼。”听闻杨恩泽老先生逝去的消息，学生们皆感念先生的谆谆教导。天津大学2011级信息与通信工程硕士张艳回忆说：“先生逢人便问问题，在科研上也经常追求‘新潮’。有一次，先生让我教他使用最新版的Matlab软件。新兴的编程语言先生不但要学，而且编辑器也一定用最新的版本。”张艳说。博士生谢田元收藏了一张白色小纸条，那是2017年8月4日，先生特意为他留的。“这是微型电感，全给你——杨恩泽”，纸条底下就是谢田元几经周折都没有买到的实验器件。

“八二工程”创国内光通信先河

在国内光通信技术领域，杨恩泽是元老级科学家。他主持研制的“武昌—汉口中继光通信实用化系统”，是我国第一条通过国家鉴定及验收的实用化光纤通信线路。这条线路的建设又称“八二工程”。在杨恩泽教授的追思会上，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向军回忆起了杨恩泽和“八二工程”的故事。“1978年邮电部提出建设这条线路，杨教授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当时光通信在国际上才刚刚起步，国内更是一片空白。为了线路的建设，他呕心沥血。”他说。杨恩泽生前接受采访时说，曾在光纤的焊接上遇到难关，按要求焊接点的损耗指标应达到3分贝，可当时没有人能做到。杨恩泽找到电缆厂，一同研究方案。“为解决这一问题，大家整整争论了3天，可见难度之大。”按照方案要求，这条全长13.6公里的光通信线路分为3段，最长的一段6.5公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线路最长只能达到5.5公里，为了这最后1公里，杨恩泽和助手整个夏天都“宅”在平房里做实验。“武汉的夏天太热，整天汗流浹背，都来不及擦。”杨恩泽说。功夫不负有心人，试验成功，线路铺设胜利在望。线路跨越长江那一天，杨恩泽带着同事们高兴

地走上了长江大桥，几十个人手递手，小心翼翼地将光缆递过了长江。“那可是宝贝，没敢要机械来拉，生怕拉坏了。”杨恩泽回忆说。1982年12月31日，项目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线路终于开通。这条线路的开通推动多个城市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光通信系统，推进我国光通信事业的大发展。谈起杨恩泽献身于科研的初心，还要追溯到那段抗战岁月。1937年，杨恩泽考入武汉大学，在战争炮火中开始了大学生生活，并随学校西迁四川乐山。他回忆，一路上敌机轰炸紧追不舍，还常常遇到来自东北的借读的同学，他们总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眼见被毁的家园和死难的同胞，“何以救国”，杨恩泽扪心自问。国不强，才遭受敌人的铁蹄，民族经历的苦难，让他立志科学救国，改变国家现状。“弱国无生存，亡国奴更是悲惨。那时我的思想起伏很大，深感学生应努力读书，科学报国，振兴国力。”杨恩泽生前接受采访时说。这份科研初心从未改变。1985年杨恩泽到天津大学任教，白手起家建起了天津第一个光通信实验室。在天津大学光通信实验室初建时，实验中急需一台26万元的科研仪器，可这笔“巨款”难倒了大家。得知情况，杨恩泽毫不犹豫，带头放弃了原属于自己的正常科研提成用于仪器购置。实验室的老师们纷纷响应，保证了实验正常进行。杨恩泽老先生怀科研赤子之心，立科研救国之志，终其一生，潜心于科学研究，为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经常锻炼，淡泊名利是长寿秘诀

杨恩泽去世后，杨石回家收拾父亲衣物，发现整个柜子里几乎没有一件好衣服，每件衬衣领子都磨得厉害。杨石说：“衣服、裤子若是穿破了，父亲就自己补补。大到钟表仪器，小到切菜刀，他都用自己的工具箱手工维修。”不为名利，不为利往，杨恩泽在生活中是一个乐观淡泊，不逐名利的人。他在天津住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房子，70年代上海亲戚送的两张床和两个沙发，至今仍陈列在家中。杨恩泽生前接受采访时，谈及长寿秘诀，曾仰头大笑说出八个字：“经常锻炼，淡泊名利”。93岁前，他时常约球友打网球。百岁高龄，他仍

坚持徒步上下班，从学校东门到家来回两公里，他每天来回走两遍。曾有一年，天津大学组织师生参加环城自行车骑行活动，当时已90多岁高龄的杨恩泽也想报名参加，但被主办方拒绝。老先生不服，执意要去。回忆起这事儿，于晋龙教授说，老先生骑完全程回来后，脸上却微有愠色地对他说，“主办方有一辆救护车，总跟着我，我骑一段儿，救护车的人就探出脑袋和我说话，‘累了吧，上车吧’。”在怀念杨恩泽时，有人谈起“八二工程”，“研制人员都获得了国家奖励，他却丝毫不争功，仍然默默地继续做研究工作。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曾有人和杨恩泽老先生说，“您的学生辈中都有人做院士了，要是争取一下，您也会是院士。”每当这时，杨恩泽总谦虚地说：“不当院士不重要，关键是能为国家做些事就行了。”台湾作家齐邦媛与杨恩泽信件中写道，杨先生在此岁数，“仍能在大学作研究事业”，是“天性乐观积极的福佑”。她亦忆起在西南联大的日子，“《巨流河》里存满了我们当年的喜怒哀乐。何等人生！”杨恩泽自己的生活很朴素，却将攒下的钱捐给了需要的孩子们。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家乡广东省饶平县山区的基础教育还很落后，他萌生了助学的念头。他建议学校将一批10台淘汰的电脑捐给家乡的小学。杨恩泽后来又想，有了电脑还应该有个像样的机房。于是，他又决定捐资30万元帮助所城镇中心小学建一座科学楼，并设立奖学金资助生活困难、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2006年5月，一幢面积为694平方米的“成和科学楼”在饶平县所城镇中心小学落成。不少当地学生的科学之梦就此起飞。“父亲从2012年开始立遗嘱，捐助金额、对象每年都更新一次。我们子女现在在完成父亲遗嘱，将房子和他的积蓄都捐出去，一部分捐给学校用作研究，购买仪器仪表设备，另一部分寄回家乡，继续资助孩子们完成学业。”杨石说。天津大学原校长、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龚克在追思会上送来对杨恩泽先生的吊唁词，“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不求名不图利，一辈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辈子与人为善，一辈子有益于社会，有益于青年。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做到了这一切。”在天津大学26教学楼外，一棵参天苍松矗立于此，根深深扎在地里，气骨铮铮，泽荫学子。